

“南亚摩萨德”不一般

过去几个月里,加拿大、美国、巴基斯坦等国相继与印度发生外交风波,起因都与印度研究分析处(RAW)的越境秘密情报活动有关。印度外交部对此都予以否认,强调某些国家试图利用这种说法“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撇开印度与这些国家的舆论攻防不谈,单就这些事件中反复提及的RAW而言,它虽不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有名,但在南亚情报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佬”。



■ RAW特种人员训练



□ 印军一些部队也受RAW节制



■ 印度影视剧里的RAW探员形象

追溯到殖民时代

论职能和地位,RAW之于印度,一如中情局之于美国,摩萨德之于以色列,而且在可调动的行动资源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印度对外情报工作,始于英国殖民时期,最早于1885年由英国陆军少将查尔斯·马基创建的英印军情处,主要任务是监视进军中亚的沙俄,同时向东南亚乃至东亚发展谍报网络。1921年,该机构正式改制为印度政治情报处(IPI),1947年印度独立后更名为印度情报局(IB),其工作重心放在周边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身上,包括从边民中培养特工,以掌握动态。然而,由于印度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损失巨大,IB于1968年被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拆分,其中对外情报部分被拆分成独立的RAW,总部设在新德里南区,主要职责包括通过秘密或公开的方式搜集外国军事、经济、科学、政治情报,为印度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制定提供支持;塑造

国际舆论并影响外国政府。

行政上,RAW隶属政府内阁的秘书处,但业务上其实只对总理负责,被称为“直接向总理办公室报告的神秘部门”,这意味着它不会像摩萨德或中情局那样受到议会的经费审查。凭借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与特权,RAW也交出了特殊的“战绩”,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1984年监控国内锡克人分离运动、2011年与阿富汗情报局(哈德)合作对付巴基斯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同行是冤家”,RAW独立出去后,原来的老东家IB自然不爽,双方摩擦多于合作。

规模庞大的“秘密部队”

成立之初,RAW规模并不大,员工总数不过250人左右,多为IB原来的国外情报科人马。之后,RAW开始从印度军警甚至税务部门招兵买马,并直接招聘大学毕业生。要成为RAW的一员,除了需具备印度国籍、不得有任何犯罪或吸毒记录等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

名牌大学教育背景,且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近年来突出对缅甸、泰语、俾路支语人才的需求)。RAW雇员还应做好接到通知后随时前往任何地方的准备,且做到严格保密,即使对家人和密友也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加入RAW后,新雇员需要接受严格的智力和体能双重训练,分为基础培训和高级培训两个阶段。基础培训历时10天,主要帮助受训人员熟悉间谍和监视业务,了解空间技术、信息安全、地缘战略分析、金融经济、能源安全等基础知识。随后,这些人被送到印度军方的国防情报局(FIB)接受为期1到2年的高级培训,学习如何在寒冷山地、热带丛林等地带生存并执行任务,如何突破敌国防御并避免被捕,如何在敌方环境下秘密联系区域内其他特工,如何隐藏销毁材料和应对敌人盘问,以及如何使用高科技装备等技能。

经过多年的经营,RAW现有规模扩大至7000余人,在世界各地设有70多个情报站。除了在美国、伊

朗和几个欧洲国家及印度邻国招募并部署经过培训的线人和秘密行动小组外,RAW还聘请了分析师、测谎仪检查员、制图师、语言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家等人员。RAW有许多子部门,如可与美国中情局合作通过U-2侦察机获取邻国高清情报图片的航空研究中心、负责训练边民对邻国实施武装渗透的特别勤务小组、能进行敌后作战的边境特种部队等,还包括无线电研究中心、电子技术处、国家技术研究组织等。

过于强势招致争议

莫迪总理执政的近十年间,RAW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激进”,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活动加剧。2023年9月18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议会宣称,加拿大情报机构确定,6月18日发生的加拿大籍印度锡克人尼贾尔遭枪杀案,与印度特工之间存在“可信的联系”。当天下午,加拿大外长乔利与安全部长勒布朗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驱逐印度驻加拿大高级专员拉伊(相当于大使)。乔利专门强调,此人就是RAW在加拿大的负责人。印方反应也很迅速,9月19日,印度外交部连发两则声明,驳斥加方指控“荒谬”,并宣布对等驱逐加拿大驻印度

高级专员麦凯。

事实上,RAW内部关于行动烈度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RAW应顾及国家声誉,仅限于从事政治行动和影响力行动,一般多用金钱作为工具,而不是枪支或炸弹进行暗杀。正如前RAW高级官员兼政府特别秘书巴拉钱德拉所述,“这(暗杀)与我们的理念相悖,我们是纯粹的情报机构,通过技术或人力手段赢得支持并收集情报,暗杀不该成为我们的职业文化的一部分”。但现在主政RAW的鹰派官员却认为“秘密制裁行动”能真正震慑“境外反印势力”,伦敦国王学院专家拉德维格博士指出:“RAW内部的主流观点是,以色列摩萨德式的特工刺杀应当成为典范。”通常情况下,RAW会采用一些温和的手段和巧妙的工具,首先寻求与相关方和解,之后再尝试收买他们,如果还不行,再设法分裂他们。英国赫尔大学帕拉梅沙博士在其论文中曾指出:“印度情报人员不是训练有素的刺客,但要认为印度情报机构不搞秘密制裁就错了,他们的做法是雇佣一名杀手。”

梁君 孙文静



谍海风云

在炮位上保卫大上海

本报1月3日刊登的《国产制式大口径炮“第一响”》一文,引起老读者姜连生的关注。他曾在某榴炮营服役,所用的正是前文提到的国产54式122毫米榴弹炮,为保卫上海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本版特刊登姜连生的回忆文章,重温那段燃情岁月。

成为全能炮手

1970年底,我参军来到东海之滨的某守备师榴炮营,全营有3个榴炮连和一个120毫米重迫击炮连,榴炮连各有4门炮,正好一个班一门。我分在榴炮1连1班当炮手,炮都在山上坑道里,训练时上山,训练完下山,一天来来回回要4次,山只有百来米高,爬多了也就习惯了。上山后,炮兵打开坑道大门,全班把炮推到炮位上,坑道两头都打通了,大炮可从这头推到那头,反正两头都有炮阵地,射界很开阔。

我们班的单炮训练由班长组织,各人分工明确,班长发口令,副班长是瞄准手,老兵当预备瞄准手兼一炮手,两个新兵一个管装药,一个管拉火绳,而我是送弹手。训练开始,听到口令“各就各位”,众人迅速展开,我和一炮手负责打开炮架,两个炮架各有近百斤,各人上肩后要配合默契,得同时立起身,否则要



扭伤腰。炮架准确放到驻锄坑后,一炮手去拿炮弹,我去拿送弹棍,蹲在各人位置上听口令。一个程序一个动作往下练,当听到“××引信,一发装填!”口令,我做好一切动作后,双手托紧弹丸,送进炮膛。弹丸重几十斤,虽说是教练弹,也得按实弹要求,否则一不小心落地就会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当老兵关上炮门,一切就绪,随着“预备,放!”一声令下,拉火手使劲一拉,炮弹就“轰”地从炮口飞出,整个训练过程就算结束。

老班长还给我们“加餐”,要求一专多能,各个岗位都要学,原因是“万一打仗出现伤亡,炮班不能因某

个人伤亡失去战斗力”。这样一来,训练既不感到枯燥,又能学到新东西,我们几个新兵训练兴趣更浓了,才半年多,我便成了全能炮手。

当好“炮兵之眼”

榴弹炮能曲射,能打到山背后的隐藏目标,但要求炮兵有出色的侦察与运算能力。一段时间后,我当上了连里的侦察班长,射击诸元计算、炸点观察、指挥口令下达,都要准确无误,真正当好“炮兵之眼”。

我们的武器就是作业包,里面有对数表、图板、计算盘、照明灯、坐标尺和铅笔等,无论训练还是作战,都要跟随炮连连长寻找视野开阔、

观察良好的高地开设炮兵观察所,指挥炮兵射击。练习中,我总结出一些简便易行的方法,比如做练习题翻对数表时,要做到“眼到嘴到手到”,眼睛看、嘴上念、手里写,一次成功;使用方向盘观察目标时,要“先镜外后镜内,十字准星一边来,密位读数要分开”,意思是先要看清目标,再用镜头去捕捉,十字准星对目标时要一个方向过来,减少空回,提高精确度;报读密位时,先大数后小数;在两部器材交会目标时,要讲普通话,不能说方言。一次,战友把自己捕获的目标用电话回传时讲:“某高地蚕豆地里有面白小旗。”但他用了家乡话说,后方把“小白旗”

听成“小姑娘”,左找右找就是找不到,结果耽误了时间。这件事对全班教育很大,自此大家平时注意多讲普通话,渐渐养成习惯。

再后来,我当了指挥排长,对炮兵技术战术的研究更深入了。当年,我们为提高射击精度费尽心力,其中最有效的是成果法,也就是对试射点进行试射,按照严格的试射法则完成试射任务,求出有科学依据的综合修正率,对出现的目标通过修正后,直接对目标进行效力射,使首群炮火就能覆盖目标。那时候,我带着战友先在陆地上扔石头模拟训练,再到水库里打枪当作实弹射击,经过几个月的反复练习,不断修正完善,终于总结出“近弹远弹,对折减半”的成果法训练心得,还引起师炮兵科的重视,认为这是根据弹道散布率总结而得,有理论基础,易操作,效果好,连要塞区教导大队都邀请我去讲课,并将教学方法纳入教案。

退伍多年后,我在《新民晚报》上再次看见这门“老炮”的故事,不禁忆起曾经与它朝夕相处的往事,至今仍感慨万千。

姜连生



红色征程